

論近代漢語中三音節副詞^①

梁曉虹

—

1. 1 關於三音節詞

漢語詞彙從單音節向複音化發展，是漢語詞彙發展的總趨勢，也是漢語詞彙不斷走向成熟、精密的標誌。而漢語詞彙的基本結構框架是以雙音節詞佔主導地位，故所謂複音化，自然又主要體現於雙音化。

一般認為，漢語中雖然也存在一些超過兩音節的複合詞，但數量不多，而且是在雙音複合詞的基礎上構成的^②。

本文着眼點正在於“數量不多”的“超過兩音節的複合詞”，而且定位於三音節。因為實際上三音詞語上古就有，而自中古，特別是近代以來，三音節以上的複音節詞也成為古白話詞彙的一個重要表現^③。楊愛姣曾經從社會發展、語音簡化、語體轉化和造詞法完善四個方面考察三音節詞產生於中古並在近代漢語中得到發展的原因^④，說明學界對此現象已有所注意。

1. 2 關於三音節副詞

1. 2. 1 雖然三音詞語上古就有，但主要集中於一些描寫事物態貌（如“滔滔然”、“芳菲菲”）和一些表示人名、官稱（如

“伍子胥”、“左師公”)的類別上,其他類別的三音詞語數量有限^⑤。三音節虛詞或結構則更為罕見。東漢時期,《論衡》中有“普博盡”等,佛典則未見虛詞結合的三音詞語,東漢稍後,有“悉皆都”、“悉皆遍”等,但三字分式構成的三音詞語實詞遠多於虛詞結合^⑥。

1. 2. 2 我們將焦點置於近代漢語三音節副詞以及副詞性結構上。其一,是因副詞乃漢語虛詞中之大類,不僅量多,且內部分類也頗為紛雜,可探研的內容較多。其二,上古三音節虛詞可謂罕見,中古可曰少見,而近代漢語中三音節虛詞則可以說不時有出現,其中尤以副詞為最,值得引起注意。

二

中古漢語中三音節副詞或副詞性結構在口語作品中已經出現,如:

①目冥耳聾,便旋即忘。《修行本起經》卷下)

“便旋即”同義連文,表時間,有馬上、立即義。

②府帑雖未能充,略頗稍給。(《漢書·王莽傳》中)

“略頗稍”亦同義連文,程度副詞。

③食一案食,悉皆都盡。(梁·僧伽婆羅譯《阿育王傳》)

“悉皆都”同義連文,表總括範圍。

④泰名在三十,須臾,將泰與數千人男女一時俱進。
(《古小說鈎沉·冥祥記》)/衆人皆大笑,一時俱坐。(唐·張文成《遊仙窟》)

董志翹 蔡鏡浩《中古虛詞語法例釋》釋“一時”曰:表示範圍的總括,強調不在時間而在範圍。可譯作“一齊”、“全部”。並引《三國志》等多部中古文獻之例為書證。後釋“一時俱”

曰：“‘俱’亦為‘一齊’、‘全部’義，‘一時俱’乃同義復用。”

⑤見離塘有雙燭，須臾火急入水中，乃舒長數十丈，色白如練，稍稍漸還赤，散成數百炬，追逐車從而行。（《古小說鈎沉·雜鬼神志怪》）

董志翹 蔡鏡浩《中古虛詞語法例釋》認為“稍稍漸”乃三音節同義並列複詞，也作“稍稍轉”。“稍”表“漸漸”之義，上古已然，但中古時期，“稍稍”連用漸多，且出現了“稍稍漸”、“稍稍轉”這類三音節的同義並列複詞。

⑥總持秘密，無不通知，上中下類之音，悉皆盡會。（《敦煌變文集·維摩詰經講經文》）^⑦

⑦取得平王骸骨，並魏陵昭帝，並悉總取心肝，行至江邊，以祭父兄。（《敦煌變文集·伍子胥變文》）

⑧制度名牒，皆悉具存。（《晉書·石崇傳》）
“悉皆盡”、“並悉總”、“皆悉具”均乃同義連文，表示總括的範圍。

⑨阿孃見後園果子非常最好。（《敦煌變文集·舜子變》）
“非常最”乃“非常”與“最”，同義複合成三音程度副詞結構。

⑩數數頻將業剪除，時時好抱心調狀，敬師僧，蟄孤獨，却可挽逃穿地獄，饒你兒孫列滿行，去時祇解空啼哭。（《敦煌變文集·無常經講經文》）^⑪

“數數”為疊用副詞，與“頻”同義複合，表示頻率。

陳秀蘭統計六朝文與六朝佛經中的三音節總括副詞，得出如下結論：六朝文中使用了七個三音節副詞：並悉共、並悉俱、皆悉具、皆悉俱、略皆遍、悉皆共、咸悉具；六朝佛經使用了二十一個三音節總括副詞：皆並悉、皆共咸、皆悉遍、皆悉共、皆悉盡、皆悉普、皆悉同、俱悉皆、僉然俱、悉遍普、悉共普、悉各皆、悉皆遍、悉皆各、悉皆共、悉皆通、咸皆總、咸共齊、咸共

悉、咸皆共、咸悉都。後者是前者的 3 倍。六朝文中三音節總括副詞出現了八次，六朝佛經中三音節總括副詞出現了四十一一次。後者是前者的 5.1 倍^⑨。

這既可以說明六朝時期三音節副詞已經出現，並引起注目，但也可以看出：其中大多尚未固定，屬詞組性。例如，六朝文中的七個三音節總括副詞出現了八次，除“並悉共”出現兩次以外，其餘各自僅出現一次；而六朝佛經中的二十一個三音節總括副詞中，除了“皆悉遍”、“僉然俱”、“悉皆遍”出現頻率稍高以外，其餘也各自出現不超過兩次。陳秀蘭認為這與漢文佛典講求節律、在很多情況下祇是為了湊足音節有關，故其組合則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儘管如此，這些實例已經充分表達出中古三音節副詞已不少見的語言史實。

三

近代漢語，尤其是口語作品中，三音節副詞或副詞結構已明顯增加，可視其為漢語虛詞發展特色之一，值得研究。如：

①前船後船盡皆都漏，看看沉下去。（《水滸傳》80）

“盡皆都”三字同義連用，表總括。

②外國人摳眼睛，高鼻子，雖說見過幾個，但是上海地方，聽說一共總有十幾國的人。（《官場現形記》33）

“一共總”乃範圍副詞“一共”與“總”同義連文。

③大都來能欠幾文。（宋《張協狀元》24）

“大都來”表總括，乃雙音詞“大都”加後綴“來”構成。“大都來”除此義外，還可作表限定的範圍副詞，有“僅僅”義。

範圍副詞為副詞中的大類。中古漢語中表總括義的三音節副詞或副詞性結構已不少見，多同義複合而成。近代漢語則表現內容和表現形式更為豐富。如表總括義的有如“盡總皆、盡皆都、

都盡總、一總共、一總都、一共總、一謎地、一條提、大都來、待剛來、大古裏、大概齊”等；表齊同之義的有“相與偕、相與共、相與俱、一同價、一搭裡（一答裏、一搭裏）、一搭兒、一搭同、一起兒、一塊兒、一齊齊、一齊兒、一划地”等；而表限定義的，則如“止不過、祇不過、單單祇（單單則）、但祇有要、待都來”等；著重於空間範圍的“到處裏（道處里）、是處裏、是處處、一地裏、一到處、一處處、一行行、四下裏（四下里）、滿處裏”等。

④我只見他左瞧右瞧，怒咆哮，火不騰改變了猙獰貌。

（元《趙氏孤兒大報仇》3）

“火不騰”為時間副詞，有“迅速”、“馬上”之義。也作“火不登”。

⑤剛纔個漸漸里呵的我這手溫和，可又早切切里凍的我這腳麻辣。（元《燕青博魚》1）

“剛纔個”為時間副詞，表時間短暫，與“剛纔”同，有“剛剛”之義。前後兩句呼應出現的“漸漸里”與“切切里”亦表時間，前者與“逐漸”、“漸漸”同義；後者則同“切切”，有急切、急迫義。

⑥帶月披星，忍寒受冷，離鄉井，過了些芳草長亭，再不曾半霎兒得這腳頭定。（元《硃砂擔》1）

“半霎兒”有“一會兒”之義。

時間副詞也是副詞中之大類。三音節表示時間的副詞或副詞結構，主要出現於近代。如表示時間短暫、迅速之義的有“一口氣、一回兒（一會兒）、一回價（一會價、一回家、一會家）、一伏時、一合兒、一霎兒、一霎時、半合兒、半星兒、半歇兒、半霎兒、半霎時、多半霎、少時間、少頃閒、片時間、不多時、無一時、無移時（不移時）、可足塔、快疾忙（疾忙快）、急切裏、赤緊的”等；而表示已經、曾經之義的如“已此是、早則是（蚤

則是)、早子是”等；表示經常、不定義的則如“時常裏、不時間、遲和疾、一划的”等；另外，還有表示“逐漸”義的“漸漸裏、即漸裏（即漸里）、看看地（看看的）”等；表示“剛剛”的“甫能勾（付能勾、不能勾）、付能的、甫能穀、甫能個、不甫能（不付能）、剛纔個、恰纔個、恰纔家”等；有“仍然”之義的“尙兀子（兀尙自）、尙古子（尙古自、尙故自）、猶骨自（猶古自、由古自）、猶兀自（由兀自、尤兀自）、仍舊的、還兀自、依然的、依舊的、依還的、兀自裏”等等。

⑦人於天地之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15）

“大小大”為程度副詞，有“多麼”、“何等”和“實在”、“太”等義，宋元多見。唐賢清統計《朱子語類》，共有5例，認為這是比較少見的三音節副詞^⑩。

⑧如今那友人門下難投託，因此上安樂窩，中且避乖，倒大來悠哉。（元《王粲登樓》2）

“倒大來”亦為程度副詞，有“很”、“非常”之義。也作“到大來”。

⑨若不為慈親年老誰供養，爭些個夫妻恩斷無承望。（元《秋胡戲妻》4）

“爭些個”有“差一點兒”、“幾乎”之義。

程度副詞主要有表示程度極高，達到頂點之義的“大古裏、大古來、十分家、十分來、十二分”等；也有表示程度超過一般，有“實在”、“太”、“很”、“頗”之義的“大小大、多少是、多大小、多大來、到大來（倒大來）、頗頗地、幾般兒、老大的”等；還有表示程度不高的“略略地（略略的）”等；也有表示接近某種程度，表示差不多之義的“幾幾乎、險些個、險些兒（崐些兒）、險些些、險險乎、爭些子、爭些兒、爭些個”等等。

⑩似傾下一布袋野雀般喳喳的叫，大古裏是您人怨語聲

高。(元《爭報恩》1)

“大古裏”為語氣副詞，表示揣測，有大概義。“大古裏”作為副詞，頗為活躍，除可表語氣外，上已提及，還可表總括和程度。

⑪自古修文演武，取功名於亂世，終不然戀酒貪花，墮却壯志。(元《梧桐葉》楔子)

“終不然”為語氣副詞，表示反問，有“豈能”、“難道”之義。也作“終不成”。如《水滸傳》第十七回：“爹娘生下灑家，堂堂一表，凜凜一軀，自小學成十八般武藝在身，終不成祇這般休了？”

⑫端的個山中七日，世上千年。(元《劉行首》4)

“端的個”同“端的”，真的，的確。表示肯定語氣。也作“端的箇”和“端的是”。

⑬行過這野水溪橋十數里，遙想見竹籬茅舍兩三家，赤緊的人依古道，雁落平沙。(元《盆兒鬼》1)

“赤緊的”義為“真個是”、“正是”，表示肯定語氣。另外，上已言及，還可用作時間副詞，頗為活躍。

語氣副詞亦為副詞中之大類，還可分成不同種類，表示不同的語氣。在此我們統括在一起。表示反問語氣的，如“終不成、終不得、終不道、終不然、莫成道、沒地裏、怎禁的”等；表示肯定語氣的，如“一定的、斷斷乎、真個是、真乃是、真真的、真真是、真正是、端的個、端的是（端得是）、當真的、委實的（委實地）、暢道是（唱道是）、常好道、暢好是（唱好是、常好是、長好是）、暢好道、暢好度、暢好的、赤緊的（赤緊地）、喫緊的（喫緊的）、尺緊得、管情取”等；表示委婉、測度語氣的“庶幾乎、大古裏、大古來、大古是、大綱來（大剛來、大岡來、待剛來）、多分要、多敢是、多管是、多應來”等等。

⑭那和尚一頭接茶，兩隻眼涎瞪瞪的祇顧看那婦人身

上，這婦人也嘻嘻的笑着看這和尚。（《水滸傳》45）

“涎瞪瞪”為情態副詞，形容貪饞的樣子。

⑩堪恨這兩個薄劣種，現世的不成才，祇古裏向咱家取索。（元《兒女團圓》2）

“祇古裏”為情態副詞，表示“總是”、“一味”、“祇管”之義，也作“則管裏（則管哩、則管里）”等。

⑪八戒正行，忽然打一躑踵，得故子把行者往前一攢，仆的跌了一交。（《西遊記》49）

“得故子”表示借故、順勢之義。

⑫我親身自把靈車扣。（元《范張雞黍》3）

“親身自”猶“親身”和“親自”。

情態副詞為副詞中之最大類，內容頗為繁雜。與以上“只古裏”同義的有如“一迷的（一謎的、一謎地）、一迷裏（一迷哩、一迷裡、一謎裏、一謎裡）、一謎價、一謎家、一謎兒、一味的（一味地）、一味裏、一味價、一味裏、一味地、一謎里、一覓的、一密裏、一划的、一划兒、一地的、一地裏”等；而表示“突然”、“忽然”類義的則有“驀地裏、驀然地、驀然個、驀忽地、驀忽閒、驀自裏、忽然的、忽然閒、忽地波、忽地裏、忽刺八、忽喇叭、忽刺巴、猛然的、猛然閒、猛然價、猛地裏、猛可的（孟可地）、猛可裏、猛忽的、一下子”等；表示“恰巧”、“正好”義的有如“肯分的（肯分地）、恰恰裏、恰恰的、恰好的”等；而具有“特地”和“故意”之義的則有“故意兒、特地裏、特地的、特故裏（特故里）、特故的、特骨底（特骨地）、特特的、特兀自、特兀的、待古裏、待古里、得地裏、得故子、做意見”等；表示“親自”和“暗自”等意義的有如“親身自、私底下、潛地裏、偷偷兒、脫脫的、暗地裏、閃子裏、眯子裏、酩子裏、越越的（越越地）、魑魑地、魑地裏、悄悄裏、悄地的、悄地裏、冷地裏”等；還有如具有“枉自”、“徒然”之義的“徒

然閒、白白裏、獨獨的”等；至於表示各種事物狀態的就更多，如表示急迫貌的就有“火匝匝、火雜雜、火崩崩、火綳綳”，而表示強行狀的則有“生挖支、生挖扎、生吃扎、生各支、生各扎、生吃察、生克支、生刺刺、生磕擦”等。例不煩舉。

⑬林浪裏五十個大漢，休得要出來。（宋《張協狀元》9）。

“休得要”為否定副詞，與“休”同義，表示莫、不要。

⑭飛卿省可裏推辭，且飲一杯咱。（元《金錢記》3）

“省可裏”意為“不要”，屬表禁止的否定副詞。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卷五曰：“以上各省可里，皆可作休要或休得解。”

否定副詞在副詞中屬於小類，可稱之為三音節的否定副詞也不多，除了“休得要”、“省可里”以外，還有同樣具有禁止意義的“不消得”等。唐賢清考察《朱子語類》，認為其中二十個否定副詞絕大部分是上、中古產生的，近代以來新產生的否定副詞祇有3個“不成、沒、休”，故屬於較為穩定的一類^⑮。雖未提及三音節者，但可以參考。

以上祇是舉例性質，因為副詞實在龐雜，分類實屬不易，有的也難以準確區別。我們在此祇是想能夠說明，近代漢語中，三音節的副詞或副詞結構頗為多見，較之於中古，有較大發展。

四

如果說以上祇是從表象揭示了近代漢語三音節副詞或副詞結構多見的語言史實，以下則望從其內部結構考察三音節副詞或副詞結構的構成。

4. 1 同義連用

中古漢語中三音節副詞以同義複合者居多，尤以表總括的範圍副詞為多見。近代漢語中，這一形式雖然也還常見，但因為雙

音化的發展，所以三字分式構成的副詞或副詞結構相對減少，表總括的範圍副詞有“皆盡都、都盡總、盡皆總”等，強調事情由某人自己直接進行的情態副詞“親身自”，三字就義同。更多的是一個雙音詞和一個單音詞同義複合。如範圍副詞中的“一共總、一總共、一總都、一搭同、大概齊、止不過（祇不過）、單單祇”等；表時間迅速的副詞性結構則有“快疾忙、疾忙快”等。又如，近代漢語中有“兀自”，義為“仍然”。“自”為副詞後綴，中古漢語就多見。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卷六：“兀自，含有‘還’‘尙’‘猶’等義，兀亦作古或骨，自亦作子，隨聲取義，字無定形也。”如此，“尙兀子（兀尙自）、尙古子（尙古自、尙故自）、猶骨自（猶古自、由古自）、猶兀自（由兀自、尤兀自）、還兀自”等均可視為單音詞“尙、猶（由、尤）、還”與“兀自”族的同義並列而成的一組新詞。

4. 2 雙音詞（詞組）＋後綴

4. 2. 1 雙音副詞（詞組）＋來

大綱來（大剛來、大岡來）、大古來、大都來、待剛來、待都來、

多大來、到大來（倒大來）、十分來、幾般來

以上三音節副詞結構，大多可除去“來”，前雙音節為副詞，與加“來”的三音節義同。如：“大古”可作語氣副詞，表示揣測語氣，有“大概”義；另外還可用作範圍副詞，表總括，有“總之”、“反正”之義。而三音節的“大古來”亦同義。

⑳大古來前生注定，誰許你今世領饗。（元《東堂老》

1)

㉑俺把心中事明訴說，您把詩中句細披閱。大古來有甚費周折，多咱是您勾魂帖。（元《馬陵道》4）

但也有雙音詞組後加“來”的，如“待都來”、“幾般來”等。

②楚臺雲歸去，待都來三二朝，閑煞東風碧玉蕭。（元《金字經》曲7）

張靜把“來”看作後綴，認為可構成副詞，表示時間，如“向來、本來、近來、歷來、從來”等。而從以上三音節例看，“來”似乎在近代漢語中更可以看作一個副詞性的後綴。

4. 2. 2 雙音詞（詞組）＋裏（里、哩）

“裏（里、哩）”是近代漢語中的一個常見語氣助詞，除用在句尾，還可構成三音節副詞性結構，如加在表示空間範圍的詞或結構後，構成三音節副詞性結構：

到處裏（道處里）、是處裏、一地裏、四下裏（四下里）、滿處裏

如果說，以上“裏（里、哩）”等還可以說與空間和場所有某些關係的話，那麼以下“裏（里、哩）”在一些雙音副詞或詞組後，構成三音節副詞或副詞結構，則虛化程度已頗高。如有表範圍的“一搭裏（一答裏、一搭裡）”等，也有表時間的“漸漸裏、即漸裏（即漸里）、兀自裏”等，還有表情態的“待古裏（待古里）、得地裏、特故裏（特故里）、猛可裏、猛地裏、猛空裏、暗地裏、閨子裏、瞋子裏、酩子裏、祇古裏、祇管裏（子管裏）、急切里、急且里”等。以下各舉一例：

③小姐可憐見！容留我這夫人一搭里住。（元《流星馬》2）

④火燎也似身軀熱，錐刺也似額角疼，即漸裏瘦了身形。（元《兩世姻緣》2）

⑤你但有酒後，便特故裏來俺這裏，兄弟你可也撒滯廠。（元《神奴兒》1）

4. 2. 3 雙音詞（詞組）＋個

“個”作為結構助詞，唐代開始就可以用於形容詞之後，除表示前面的形容詞在句中可用作定語外，還表示可用作狀語，其

作用相當於結構助詞“的（地、底）”。另外，“個”也可作為副詞性後綴，如敦煌變文中“早個”三例，即由“早”後附詞尾“個”而成的時間副詞，用同於“早”。又副詞“真”後附“個”組成“真個”，乃程度副詞，有“的確”、“實在”之義。中古漢語中已經出現，如《太平廣記》卷182引《摭言》：“莫向春風訴酒杯，謫仙真個是仙才。”近代漢語中一些雙音詞或詞組後也可加“個”，所組成的三音結構也呈副詞性。如“端的個（端的箇）、早來個、元來個、險些個、爭些個”等。

②生拆散碧桃花下鳳鶯栖，端的個人生最苦是離別，倒做了伯勞飛燕各東西。（元《誤入桃源》3）

雙音副詞“端的”表肯定，有“真的”、“的確”之義，近代多見，其後再加“個（箇）”，所組成的三音節結構，同“端的”。

4. 2. 4 雙音詞（詞組）+的（地、底、得）

“的（地、底、得）”是近代漢語中新產生的結構助詞，可在名詞後、形容詞後、動詞後和副詞後，具有不同的語法功能^④。當然它們之間還有一些差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副詞+底（地）”格式，如“驚地（驚底）”、“忽地”、“特地”等。類此，在一些雙音詞或詞組後也可以加“的（地、底、得）”，組成的三音節形式，呈副詞性。

一划地、一划的、一脚地、一趂的、一頭的、一投得
眼見的（眼見得）、偏生的、偏偏的、暢好的、
赤緊的（赤緊地）、喫緊的（喫緊的）、尺緊得
特地的、特故的、特骨底（特骨地）、特特的、特兀的、
肯分的（肯分地）、恰恰的、恰好的、當真的、委實的
（委實地）、
猛然的、猛可的（孟可地）、猛忽的、真個的
不由得（不由的）、不見得

嚴格地說，以上大部分難以看作三音節副詞，甚至連副詞結

構都也不能算，但是因為近代漢語中結構助詞“的（地、底、得）”經常出現於某些雙音副詞或副詞結構後，所以一些虛詞辭典也將其收入。如何金松的《虛詞歷時詞典》，此類例收錄頗多，如“漸漸的（漸漸底、漸漸地）、即漸的、積漸的、十分地、十分的、頗頗地、老大的”等。明顯地，這些三字形式，實際均為雙音副詞加上助詞“的（地、底、得）”構成，不算三音節副詞形式。儘管如此，其中還是有一些三字結構，結合緊密，可以看作三音節副詞或結構。如：

⑲祇見茫茫蕩蕩，一划地都是荆榛草莽，並不見甚麼小桃樹在那裏。（元《桃花女》4）

“一划地”可視為表總括的範圍副詞，有“統統是”、“全部是”之義。

⑳那廝不識親疏，不辨賢愚，一划的殘害忠良，抵多少指斥鑒輿。（元《謝金吾》4）

閻崇璩閻紅生《〈臧晉叔·元曲選〉詞語匯釋》“一划的”條下釋其為“常常的、經常的（言其時間之久）”。故當歸入時間副詞。

㉑不是這習兵書的好漢少，赤緊的養劍客的主人難。（元《存孝打虎》2）

㉒怕不待要請太醫，着什麼做藥錢調治，赤緊的當村裏都是些打當的牙槌。（元《秋胡戲妻》2）

前例中“赤緊的”有“實在”、“真個”；後者則表示“無奈”之義。近代漢語中有雙音副詞“赤緊”，亦作“吃緊”、“尺緊”以及“乞緊”等，但多後帶有“的（地、得）”，以三字形式出現，故某些辭書已將其看作一個整體。閻崇璩 閻紅生《〈臧晉叔·元曲選〉詞語匯釋》“赤緊的”條下注曰：“赤緊的”三字在《元曲選》內有二十餘用例，含義不一。作者列出了六個義項：表原因；表示轉折語氣，有事與願違，力不從心，無可奈何

之義；表示轉折語氣，用於否定一方面之後肯定另一方面；順接上文，加以補充時用，相當於“而且”；指出主要方面時用，相當於“主要是”；含有總結意味，相當於“真個是”、“正是”。並指出：過去學者釋此語為“當真”或“無奈”，似嫌不足。從其解釋來判斷，似還可用作連詞。《漢語大詞典》也收有此條，且也列有六個義項，不過均用作副詞。這些均足以說明近代漢語中“的（地、得）”可作為詞尾構成三音節副詞或結構。當然，我們應該把那些明顯作為結構助詞的除去。

4. 2. 5 雙音詞（詞組）＋是

張靜認為，“是”在漢語裏是個很特別的字，它的不同用法和意義，細分起來不下十幾種。祇有放在別的副詞後面，並跟該副詞構成一個詞時，纔是後綴。現代漢語中有“還是”、“就是”、“可是”、“確是”、“總是”等。其中的“是”字大都可有可無，前頭不能插入別的副詞，而且永遠讀輕聲^⑤。由此，我們也可將近代漢語中在雙音詞或詞組後的“是”看作副詞後綴，所構成的三音節或為詞，或為詞組。如：

近代漢語中有“暢道”（也作“唱道”）和“暢好”（也作“唱好”和“常好”），可視為語氣副詞，有“真是”“確實”之義，表示確定和肯定語氣。而在其之後加以“是”，構成“暢道是（唱道是）、暢好是（唱好是、常好是、長好是）”等，意義不變。如：

⑤眼見的有家來難奔，暢好是短局促燕爾新婚。（元《秋胡戲妻》1）

⑥賞元宵似今年去年，天街上長春閨苑，星橋畔長明仙院。暢道是紅雲擁，翠華偏，歡聲好，太平重見。（明《紫釵記》5）

他如“莫敢是、祇除是（子除是）、多少是、多管是、多敢是、敢則是、真個是（真箇是）、真真是（真正是）、端的是、剛

則是”亦同類。

4. 2. 6 雙音詞（詞組）＋兒、子

“兒”和“子”一般被視為名詞後綴，但在近代漢語中，它們有時也可加在某些雙音詞或詞組後，構成具有副詞性質的三音節。如：

③一霎兒九重宮闕如銀砌，半合兒萬里千似玉妝，粉填滿封疆。（明《風雲會》3）

“一霎兒”與“半合兒”均為表示短暫的時間副詞，義為“一會兒”。他如“一回兒、一會兒、一塊兒、一坨兒、一些兒、一點兒、一撮兒、一歇兒、一划兒、一答兒、半星兒、半歇兒、半霎兒、故意兒、做意兒、偷偷兒、險些兒（崄些兒）、爭些兒”等。其中以表示短暫的時間副詞為多。

④大聖聞言，情知是玉面公主，故意子掣出鐵棒大喝一聲。（《西遊記》60）

“故意子”猶“故意”。

他如“恰好子、低聲子、得故子、大膽子、硬掙子、劈頭子、連住子、一下子、一上子、一溜子”等^⑩。“子”在雙音副詞之後構成同義的三音副詞，如“故意子”之類少見，有幾例是在雙音詞組後組成三音副詞性結構：

⑤這伙子斫頭的們也只覺得狠了點子，劈頭子沒給人句好話。（清《醒世姻緣傳》22）又第八十五回：“丟盔擄甲的跑到京裏，進的門去，劈頭子撞見大舅？”

“劈頭子”有一開始和迎頭之意，兩句中均為副詞性結構作狀語。

4. 2. 7 雙音詞（詞組）＋家（價）

《現代漢語詞典》“家”條下曰：“jie，同價價（jie），某些副詞的後綴，如‘整天家（價）、成年家（價）’。”這種用法傳承於近代漢語。如：

③⑥這骨匣一回價又輕，一回價又覺還沉。（元《小孫屠》14）

③⑦他赴科場時，與奴家臨別呵，一同價在神前焚香誓。（明《焚香記》26）

③⑧逐日家無拘無束，自在逍遙，此一長生之美。（《西遊記》2）

③⑨又有一個穿水紅衫子老婆，和俺姑父在上面一溜家坐着。（《醒世姻緣傳》66）

以上“家（價）”相當於“地”，所以我們認為由其所組成的三音形式，祇能算作副詞結構。他如“一謎價（一謎家）、一同價、一回價（一回家）、一會家（一會價）、每日價、終日價、猛然價、怎生家、甚般價”等。

張靜認為，“價（家）”是個非能產型的後綴，而且在北京話里正處於消亡的過程中，或者說，在民族共同語的形成過程中，它是個不被吸引的方言字^③。應該說，“家（价）”作為副詞後綴的用法在近代漢語中是比較活躍的，在元曲、明雜句、明清小說中都有出現，不是“個不被吸引的方言字”。而且其所構成的副詞或副詞性結構，既可表情態、時間，也可表範圍等，用法亦較豐富。

其他，還有雙音副詞後加“乎”，如“斷斷乎”表示非常確定的語氣，“庶幾乎”表示測度語氣，“險險乎”表示接近某種程度。

以上均可視為是雙音詞或詞組與後綴複合而成的三音副詞或副詞結構，詞彙學稱之為附加式構詞。在漢語詞彙雙音化的過程中，附加式合成詞曾是一種極為重要的手段。然而，以上“後綴”大部分實際是在可以獨立使用的雙音詞或詞組之後的綴加，不像一般意義上的後綴具有構造新詞方面的特殊作用。所以同義的雙音副詞或詞組後可加以不同的後綴。如“一迷的（一謎的、

一謎地)、一迷裏(一迷哩、一迷裡)、一謎裏(一謎裡)、一謎價、一謎家、一謎兒、一味的(一味地)、一味裏、一味价、一味裏、一味地、一謎里、一覓的、一密裏、一划的、一划兒、一地的、一地裏”等。這是一組情態副詞結構，意義一樣，但是後面的詞綴有“的(地)、裏(里、哩、禮)、价(家)、兒”等。

4. 3 “ABB”式與“ABC”式

徐時儀在《古白話詞彙研究論稿》中提到三音詞中有一類為“補充式三音詞”，又分“ABB”式與“ABC”式，其中A是中心詞素，BB和BC是對A詞素的補充^⑨。這種“補充式三音詞”是近代漢語常見的構詞方式，尤其是“ABB”式。張美蘭有《近代漢語後綴形容詞》一書則專門論述此式^⑩。“補充式三音詞”通常都是形容詞，富於描寫性。從語法功能來看，以充當狀語為常。楊伯峻與何樂士的《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就歸其為“帶疊字副詞”^⑪，有一些詞典也把常用者歸入副詞類。如：

ABB式者，如：

氣丕丕、氣吼吼、氣勃勃、氣憤憤、氣噉噉、古突突、
古鹿鹿、撲喇喇、撲速速、撲梭梭、撲簌簌、立欽欽、
光油油、吃搭搭、血淋淋、血漉漉、血滴滴、齊臻臻、
骨突突、骨都都、骨漉漉、骨魯魯、骨碌碌、急波波、
急煎煎、赤力力、赤歷歷、赤津津、赤淋淋、足律律、
亂哄哄、亂烘烘、幸孜孜、恁蹶蹶、篤速速、篤簌簌、
悄冥冥、促律律、涎鄧鄧、涎瞪瞪、惡懔懔、惡狠狠、
惡歆歆、悄促促、悄冥冥、浪淘淘、密扎扎、普速速、
緝林林、磳可可、磳磕磕、慢掂掂、慢騰騰、火焰焰、
扞抖抖、扞搭搭、乾剝剝、大落落、大喇喇、悶厭厭、
悶懨懨、悶沉沉、直爭爭、直僵僵、滴屑屑、叫丫丫、
乾剝剝、滴流流、滴溜溜、滴留留、滴屑屑、密匝匝

ABC式者，如：

死臨侵、死淋侵、忽刺八、猛哥丁、猛跂丁、猛割丁、
 扞扎幫、扞搭幫、各扎幫、活支沙、活支煞、活支刺、
 惡支沙、惡支煞、戰篤速、戰都速、生扞支、生扞扎、
 生吃扎、生各支、生各扎、生忒察、生克支、生刺刺、
 生磕擦、死沒堆、死沒騰、撒滯厂、軟兀刺、悶打顛、
 火不登、火不騰、滴流撲、干支刺、大厮八、大厮把
 大多表示狀態，也有一些表示語氣等。

此類詞，尤其是“ABB”式，上古就多見，特別是在《楚辭》中。如“芳菲菲、杳冥冥、芬鬱鬱、邈蔓蔓、莽洋洋”等。因其本身即屬於三音節形容詞，多用於形容各種狀態，所以經常也可用作狀語，起副詞的作用。但一般虛詞詞典不收或少收這一部分。而我們以上所收的“ABC”式，則大多為近代漢語口語中出現的新詞或詞組，而且多為副詞，應該歸入三音節副詞列。如“生扞支、生扞扎、生吃扎、生各支、生各扎、生忒察、生克支、生刺刺、生磕擦”是一組以“生”為中心詞素，後加“扞支、磕擦、刺刺”等複音後綴或疊音後綴所組成的三音節詞，多表示強行的語氣，有“硬是”之義，如：

④⑩閃的他活支沙三不歸，強交俺生吃扎兩分張。（元《拜月亭》2）

其中“活支沙”為三音節狀態副詞，也作“活支煞、活支刺”，以“活”為中心詞素，後加複音後綴。元曲中常見此類兩句呼應出現者。如：

④⑪依仗着惡黨兇徒勢，活支刺娘兒雙拆散，生各札夫婦兩分離。（元《魯齋郎》2）

4. 4 詞組凝用

近代漢語中的三字式副詞，有相當的部分不是詞，而祇能算是詞組（或稱“結構”）。但因為有一些經常結合在一起，比較固定，故可稱之為詞組凝用的副詞結構，多表示時間。其組成，又

主要有以下形式：

短暫的單音節時間詞＋雙音時間詞語：煞（霎）時間、暫時間、登時間、少時間、片時間、不時間、

表時間雙音詞語＋單音節“間”或“時”等，如：

少頃間、適纔間、須臾間、陡然間、忽然間、倏忽間、
卯指間、巡指間、時下間、時複間、俄頃時、起初時、不多時、無一時、無移時、不移時、轉眼將

還有以上提到的一些副詞結構，如“恰好子、低聲子、得故子、硬掙子、劈頭子、連住子”等，“子”前的雙音節也呈詞組性。柳士鎮在分析中古漢語雙音節副詞時提到“詞組凝用”的說法。如果說中古時期此類詞語有的演化成詞，有的則長期處於組合使用階段，情況較為複雜的話^②，近代漢語此類詞語則大部分處於組合使用狀態，有些沿用至今。

五

通過以上的實例舉證以及分析說明，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5. 1 近代漢語中三音節詞的增多不僅體現在實詞上，而且也體現在虛詞上，其中以副詞為最。應該指出的是：雖然這一階段出現了為數不少的三音節副詞或副詞結構，但應該說當然還是雙音副詞佔主道地位。另外，有相當一部分屬於副詞性結構，有的甚至還處於較為鬆散的狀態，故而，所以它們是否能將其看作三音節成分，還可以討論。

5. 2 近代漢語中三音副詞或副詞結構增多的原因，筆者贊同楊愛姣所提出的四大原因。但落實到副詞上，更應該強調的是以下兩點：

5. 2. 1 與語體轉化有關。主要又體現於兩點：其一，因為

白話文、口語體的發展。明顯可以看出，這樣一些三音結構在口語體的白話文獻中出現較多。其二，蔣冀騁在談到三音節重疊詞產生原因時，曾經提出三音節詞的產生與詩詞曲格律有關的論點。漢語詩歌從音樂節奏上來看，無論五言還是七言，都離不開“二三”、“三二”、“四三”、“二二三”的音樂節奏，即離不開三字頓。而詞因其作為長短句的特徵，故多三字句，加上長短句裏固有的三字頓，所以詞中的三字頓節奏更多，至於元曲，形式比詞更靈活，三字一頓的節奏形式更多。因而三字頓的節奏表現在詞彙上就是三音節詞增多^④。筆者即贊同這個觀點，因為它可以較好地解釋元明雜句戲曲文獻中，多三音節副詞結構的原因。如：

④一霎兒九重宮闕如銀砌，半合兒萬里乾坤似玉妝，粉填滿封疆。（明《風雲會》3）

此例中，“一霎兒”與“半合兒”均為表示短暫的時間副詞，義為“一會兒”。很明顯，前後兩句以“三四三”的節奏構成十字句，這樣在雙音副詞“一霎”後加後綴“兒”自然就與“半合兒”呼應。

④軟兀刺走向前去，惡支沙倒退回去。（元《玉鏡臺》4）

前後兩句中的“軟兀刺”和“惡支沙”均屬於以上分析的三字疊音的“ABC”式。為表狀態的情態副詞。“軟兀刺”表示無精打采的樣子，而“惡支沙”則表示兇狠的樣子。類此的戲曲唱詞中，有時甚至為了前後節奏和字數，還特意加一些襯字。而隨着這些戲曲唱腔的流行，唱本的流傳，有些用法也就逐漸固定下來。

5. 2. 2 近代漢語中語法形式的發展，促成了三音節的副詞結構的增加。近代漢語口語作品中出現了一些新的語法形式，特別是助詞和後綴，如“個”、“是”、“的（底、地、得）”、“價

(家)”和後綴“子”、“兒”等。而因為助詞具有表達動作的情貌，顯示語氣等特點，所以，某些雙音詞後面如果經常加以某一助詞（此時，我們就將其視為後綴），經常以三音節的形式出現，就可固定為三音副詞或結構。如助詞“個”從用於形容詞開始，然後擴展到名詞、動詞、副詞^⑤。雖然，用於副詞的不多見，曹廣順考為南宋的南戲《張協狀元》中二十七例中僅一例在副詞之後：“縱饒挑販客家，獨自個擔來作己有。”我們以上也提及一些例子。雖然，有些“個”與其前面的雙音節結合不是太緊，所以一般辭書不收錄此類例。然而，我們還是可以見到雙音節與其後的助詞結合較為緊密，可以將其視為一個單位者。而作為名副其實的後綴“子”和“兒”，正處於發展階段，故相當活躍，並不僅限於名詞後綴，也可用於副詞之後，因而有一些經常固定出現者，也就被當作固定詞組出現。

總之，近代漢語中，雙音化的發展已經達到相當的程度，故在雙音化過程中曾經起過重要作用的一些後綴，經常出現在一些雙音詞或詞組之後，所構成的三音節詞或詞組，大部分意思不變。筆者曾經指出後綴“子”，在近代漢語中，所起的作用已不在於構詞，而是一種俗語化的手段^⑥。以上所提到的許多組成三音節副詞形式的後綴，亦可如此看。

5. 3 我們還可從近代漢語三音副詞或副詞結構增多而考察虛詞發展的一些特色。其一，何樂士曾經指出副詞總的發展趨勢：由以單音副詞為主，逐步向單音副詞與複音副詞平分秋色的方向發展，進而向以複音副詞為主的方向發展^⑦。而複音副詞當然還應該包括三音節者。從中古漢語開始，三音節副詞或副詞性固定詞組已經出現，近代漢語中則更加明顯增加。這與漢語詞彙的發展一致，也與漢語語法發展有關聯，值得引起學者注意。其二，何樂士也指出：副詞在發展過程中，一方面不斷孳生新的複音詞或固定詞組，一方面也不斷淘汰著舊詞。近代漢語中出現的

三音副詞或副詞結構，有的流傳下來，至今仍用，有的則留存於方言中，有的甚至完全不見了，特別是那些因戲曲文體中出現的，很多就沒有流傳下來。

〔注釋〕

①本文所謂“三音節副詞”，還包括一些尚未凝固成詞的副詞性結構。
又：本文文例主要出自參考文獻，故不單獨注出。其他必要參考書則隨文注出。

②董秀芳《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5頁。

③徐時儀《古白話詞彙研究論稿》，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05—207頁。

④楊愛姣2004《近代漢語三音詞發展原因試析》，《武漢大學學報》第四期。

⑤⑥胡敕瑞2002《從〈論衡〉與東漢佛典三音詞語的比較看東漢詞彙的發展》，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論叢》第二十五輯，商務印書館。

⑦例6至例9引自王海棻1991《六朝以後漢語疊架現象舉例》，《中國語文》第五期。

⑧此例引自董志翹、蔡鏡浩《中古虛詞語法例釋》第493頁。

⑨本文初參考陳秀蘭2002《從總括副詞看六朝文與漢文佛典的語言特色》（首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02年11月，臺灣國立中正大學），2004年9月參加第二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湖南長沙師範大學），得贈作者新作《魏晉南北朝文與漢文佛典語言比較研究》，資料數據更為充實詳密。在此特表謝意。

⑩唐賢清《〈朱子語類〉副詞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頁。

⑪同上，第120—126頁。

⑫張靜《漢語語法疑難探解》，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第116頁。

- ⑬吳福祥《敦煌變文語法研究》，岳麓書社，1996年，第107頁。
- ⑭劉堅 江藍生等《近代漢語虛詞研究》，語文出版社，1992年，第138—145頁。
- ⑮張靜《漢語語法疑難探解》第116頁。
- ⑯但閻崇璩、閻紅生《〈臧晉叔元曲選〉詞語匯釋》認為“暢好是”或作“常好是”，其含義和用法與“暢道（唱道）”大有區別，不可混淆。第128—129頁。留待進一步探考。
- ⑰梁曉虹 2004《試論近代漢語中的三音節子尾詞》。第四屆國際古漢語語法研討會論文集《意義與形式—古代漢語語法論文集》（《Meaning and Form : Essays in Pre—Modern Chinese Grammar》eds. : Ken—ichi Takashima & Jiang Shaoyu）LINCOM EUROPA。
- ⑱張靜《漢語語法疑難探解》第116頁。
- ⑲徐時儀《古白話詞彙研究論稿》第206頁。
- ⑳張美蘭《近代漢語後綴形容詞》，貴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
- ㉑楊伯峻 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語文出版社，1992年，第226頁。
- ㉒柳士鎮《魏晉南北朝歷史語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234—236頁。
- ㉓蔣冀騁《近代漢語詞彙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5—46頁。
- ㉔曹廣順《近代漢語助詞》，語文出版社，1995年，第147頁。
- ㉕梁曉虹《試論近代漢語中的三音節子尾詞》。
- ㉖楊伯峻 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第366頁。

〔參考文獻〕

- 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中華書局，1977年版。
- 閻崇璩 閻紅生《〈臧晉叔元曲選〉詞語匯釋》，大東文化大學中國語大辭典編輯室資料單刊，1984年。
- 龍潛庵《宋元語言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年。
- 楊伯峻 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語文出版社，1992年。
- 曾上炎《西遊記辭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何金松《虛詞歷時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董志翹 蔡鏡浩《中古虛詞語法例釋》，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
- 張玉金主編《古今漢語虛詞大辭典》，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年。
- 劉堅江 藍生主編“近代漢語斷代語言詞典系列”，江藍生 曹廣順
《唐五代語言詞典》；袁賓等《宋語言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年。
- 岳國均主編《元明清文學方言術語辭典》，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
- 雷文治主編《近代漢語虛詞詞典》，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梁曉虹 日本南山大學綜合政策學部/南山宗教文化研究所）